

國民政府與英國 路透社的中介人 ：路透社檔案史 料中的著名中 國記者趙敏恆 (1904-1961) **

舒聖祺 英國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學院博士候選人

中英文史學界對於國民政府時期(1927-1937)以及對日抗戰時期(1937-1945)中國新聞界的跨國性生態、活躍於上海租界及國民政府戰時陪都重慶新聞圈的中外媒體及記者、中外媒體的對中國的報導、國民政府的新聞宣傳政策及策略等課題已有諸多詳盡的論述。然而學界對於國民政府的主要官方通訊社中央通訊社，設立分社在中國營運的外國通訊社，還有這些通訊社作為新聞採集與批發機構以及它們之間的競合關係在上述歷史時期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待較深入的探討與分析。(註1)

英國路透社(Reuters)自1851年成立以來至今一直位居全世界主要新聞通訊社之一，其新聞業務範圍遍佈世界各地，發展的歷史過程和英國帝國主義在全球的擴張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路透社於1872年在上海租界創設其遠東分社，做為擴展其東亞區域業務的據點，和近代中國之間有長達140多年的淵源與糾葛，因此很自然成為了筆者所選擇的主要研究對象。

路透社與國民政府(包括國府中央通訊社)在1931至1949年間的新聞交換及業務合作關係的跌宕起伏，尤其是雙方之間針對路透社在華新聞發稿權轉讓問題的博弈，是該通訊社與中國長久淵源中十分重要的篇章之一。著名中國記者趙敏恆(1904-1961)自1928至1944年共16年間服務於路透社，在路透社與國民政府的關係與來往中扮演了關鍵的中介人角色。本文的主旨在於以趙敏

恆為切入點，簡要介紹路透社檔案史料中關於國民政府與路透社之間利益糾葛的記載。筆者也藉此機會從路透社檔案史料中透露的訊息解答民國新聞史學界對於趙敏恆為何於1945年初離開路透社的疑問。

趙敏恆其人其事

對於國民政府在對日抗戰時期的國際宣傳較為熟悉的讀者來說，趙敏恆或許不是一個很陌生的名字。事實上，趙敏恆在擔任路透社駐南京分社經理（1928-1937）及重慶分社經理（1939-1944）期間，在國際新聞界裏是十分知名而且頗具爭議性的人物。南京大學傳播學院陳玉申教授將趙敏恆形容為「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國際報壇上的一顆耀眼的明星」並不為過。（註2）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舵手，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董顯光在其回憶錄中有兩處提及趙敏恆所引發的跨國性國際新聞事件。（註3）一處是談到趙敏恆於1943年11月下旬隨同王世杰率領的中英友好訪問團前往英國，途經埃及開羅時，正好碰上蔣介石、羅斯福與邱吉爾舉行的中美英三國首腦峰會，其後於12月1日搶先於其他國際媒體一步，透過路透社駐葡萄牙里斯本分社首先向全世界報導了開羅會議的新聞。此事讓趙敏恆在國際新聞界聲名大噪，卻也引發了中、美、英三國政府宣傳機構與新聞媒體之間的一場糾紛。另一處則談及趙敏恆於1944年7月出版的自傳

《採訪十五年》裏〈重慶外國記者之家〉一章中，以調侃性的語言描述來華報導抗戰的英美各大傳媒記者的百態，引起了另一場範圍更廣的國際新聞媒體之間的糾紛，最後導致趙敏恆辭去路透社重慶分社經理的職位。1944年的這起事件本文第三節會有更詳細的敘述。



趙敏恆（來源／《路透社檔案》）

值得一提的是，趙敏恆與抗戰期間負責國民政府國際宣傳，精通中英雙語的知識群體有著密不可分的人脈關係。（註4）除了籍貫同屬江浙一帶，而且共有教會學校背景外，趙敏恆與國民政府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董顯光、中宣部新聞事業處處長馬

星野，及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英文編撰科科长（後為中宣部駐美國舊金山代表）沈劍虹一樣，同為「密蘇里幫」（“The Missouri Mafia”）成員，即二十世紀上半葉活躍於東亞新聞界，頗具影響力的一批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校友。（註5）趙敏恆在抗戰時期擔任路透社隨國民政府特派員（1937-1938）及駐重慶分社經理（1939-1944）期間，和董顯光、馬星野和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處長曾虛白（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1928年與董顯光在天津《庸報》共事過）常有在新聞業務上的來往。（註6）馬星野在1943年冬也為趙敏恆的自傳《採訪十五年》作序。（註7）沈劍虹在其回憶錄《半生憂患》中提到：「抗戰時期在重慶替外國通訊社工作的中國人，論學問資歷寫作能力，首屈一指的當然要算是路透社的趙敏恆。」（註8）趙敏恆與國府國際宣傳人員之間的這層層關係，對他作為路透社與國府中介人的角色起了一定的輔助作用。

現今有關趙敏恆生平事跡的專文，中國大陸新聞史研究圈已發行了幾篇，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包括南京大學陳玉申教授的〈最了不起的華人記者——趙敏恆〉、資深學者吳中杰（曾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的〈一代名記趙敏恆〉，和資深媒體人李偉的〈新聞奇才趙敏恆〉。（註9）這些著作不約而同都以趙敏恆的自傳《採訪十五年》及他於1943年底至1944年初隨國民政府中英友好訪問團赴英途中所寫下的記述《倫敦去來》為主要

參考資料。此外，陳玉申教授也就趙敏恆於1943年12月1日搶發開羅會議新聞事件，根據趙敏恆的《倫敦去來》、《紐約時報》數據庫、董顯光自傳，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中央通訊社檔案等相關史料所透露的訊息做出仔細分析，發表了〈趙敏恆搶發開羅會議新聞之考證〉一文。（註10）這些著作毫無疑問有助於我們對趙敏恆其人其事，以及他在中國新聞史裏所扮演的角色有初步的認識。

筆者在研究路透社與國民政府之間關係與糾葛的過程中，先是從趙敏恆的自傳《採訪十五年》裏，了解到趙敏恆在路透社和國民政府中央通訊社於1931年締結新聞交換與業務合作關係時所起的關鍵作用，後來在路透社檔案裏，找到了更多有關趙敏恆作為路透社與國府中介人的史料。這些史料讓我們在前述著作的基礎上，對趙敏恆的歷史角色有更深入的認識。

難做的中介人

路透社檔案史料披露的訊息顯示，趙敏恆頗為路透社重用，國民政府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及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也對趙敏恆相當重視。中宣部及中央社方面對於路透社及中央社之間新聞交換契約執行情況的意見，也均由趙敏恆發信傳達給路透社駐倫敦總部。

趙敏恆的直屬上司是路透社社長張士樂



張士樂（照片來源／《路透社檔案》）

（Sir Christopher Chancellor, 1904-1989）。張士樂乃路透社與中國歷史淵源中的另一位關鍵人物。他出身顯赫，畢業於劍橋大學，在英國政界、商界與新聞圈擁有廣泛的人脈，年紀尚輕就獲得路透社董事長瓊斯（Sir Roderick Jones）的提拔並悉心培養為其接班人。張士樂於 1932 至 1939 年間擔任路透社遠東分社總經理，負責掌管路透社在東亞（包括中國、日本、香港）的新聞業務，其後於 1939 年調回倫敦總部升任社長，一直做到 1959 年退休為止。他是貫穿國民政府南京十年（1927-1937）、中國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及冷戰四個歷史時期的重要人物，和國民政府以及中國共產黨均有豐厚的交手

經歷。路透社與國民政府在 1931-1949 年間的新聞業務合作關係，以及後來在 1957 年與中共新華通訊社締結的新聞交換契約，張士樂都是路透社方面的主要操盤者。

《路透社檔案》收藏和趙敏恆有關的史料中，趙敏恆與張士樂之間的通信占了主要部分。部分信件收在趙敏恆的個人資料夾裏（起迄時間為 1940-1951 年），部分則由張士樂摘錄在 1941-1944 年間呈給路透社董事會的幾份月份報告中。張士樂 1939 年離開中國，返回倫敦升任路透社社長之前，在路透社遠東分社總經理的任上和趙敏恆常有直接見面的機會，要不然就是互通電報短信，而在動蕩局勢下此類通信存留下來的機率較為渺茫，以至於有關趙敏恆參與路透社與國府中央通訊社 1934 年和 1937 年續訂新聞交換契約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筆者只能以趙敏恆在自傳《採訪十五年》的回憶作為資料來源。張士樂就任社長後，上司下屬雙方要詳談新聞業務方面的事宜，就只得靠航空郵件聯繫。張士樂寫給趙敏恆的函件均存有副本，而趙敏恆寄給張士樂的函件在張士樂看過後則交由人事部門存檔。

簡單來說，從張士樂和趙敏恆在 1940-1944 年期間的通信中，筆者了解到路透社與國民政府中央通訊社之間雖然按雙方簽訂及續訂的契約進行了新聞稿互換，中央社也於 1940 年在路透社的協助下實現了派駐記者到倫敦的計畫（作為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佈置國際新聞宣傳網的重要組成部分），雙

方之間卻就路透社在華新聞發稿權轉讓問題發生了一連串摩擦，讓穿梭兩邊的趙敏恆頗感艱辛為難。

路透社與國府中央社針對路透社在華新聞發稿權轉讓問題進行了長達 13 年（1931-1944）的博弈。從國府的角度來說，收回路透社在華的新聞發稿權是實現國家新聞通訊主權的重要步驟，路透社方面卻不願輕易放棄長期在華的既得利益。經過多回合的艱難談判，以及趙敏恆辛苦穿梭於雙方之間的斡旋，中央社好不容易在 1937 年完全收回了路透社對在華各地中文報章的發稿權，然而路透社將其對在華各地外文報章的發稿權視為其在華的核心利益，一直不肯出讓。（註 11）1943 年，國府中宣部及中央社在英美治外法權廢除後，對路透社施加了新一波的壓力，試圖將路透社對外文報章的發稿權收回。此發展讓趙敏恆陷入困難的處境。一方面趙敏恆在原則上贊同國府的做法，而國府也以他作為傳話人，藉著 1943 年底至 1944 年初王世杰率領的中國代表團赴英訪問的機會，將國府的意思傳達給路透社董事會。（註 12）但另一方面趙敏恆作為路透社的雇員，最終還是得尊重上司張士樂及路透社董事會的意思。路透社在 1941 年改組，完全由英國報界主持，其董事會除了路透社本身的成員以外，也包括了英國倫敦和地方報紙的業主或代表。（註 13）他們在思維和原則上是反對政府包辦新聞，主張新聞的散佈應當絕對自由，因而激烈反對國府收回路透社

在華英文發稿權，認為這是完全剝奪路透社在國府控制區內傳播新聞的權力與自由。

（註 14）張士樂本身也不願讓步。（註 15）趙敏恆 1944 年 5 月 11 日返回重慶後，將路透社董事會的狀況、主張和立場轉達給董顯光和蕭同茲，並在 5 月 16 日發出電報向張士樂報告談判進展。電報內容顯示趙敏恆費了一番口舌勸董顯光和蕭同茲理解路透社董事會的立場，暫時將爭議擱置下來。（註 16）爭議此後就沒有下文了。

除了新聞發稿權的爭議外，路透社和國府之間也因美國合眾社以及新聞檢查的問題發生了更多摩擦與嫌隙。《路透社檔案》趙敏恆個人資料夾中，有份張士樂於 1944 年 3 月 30 日致趙敏恆的函件，揭露了些蛛絲馬跡。張士樂在函件中提到國府中央社在 1944 年初每個月支付給路透社競爭者美國合眾社的稿費高達 2,000 美金（張士樂在 1944 年 4 月呈給路透社董事會的報告中透露，中央社支付合眾社的稿費，若按年計算，比起中央社支付路透社的稿費高出六倍之多），與此同時中央社對支付路透社稿費的事情已開始採取拖延的姿態。另外張士樂也提到，他得到消息指路透社透過中央社向國府控制區內的中文報紙發出的新聞稿「慘遭中央社極不體面的處置，經常在發給中文報紙前被改動得不成原樣」。（註 17）隨著路透社與國府中央社之間的關係在抗戰後期陷入一系列的難處，趙敏恆這個中介人的角色越來越難做。而更不幸的事情在同年底發

生，迫使趙離開了服務 16 年的路透社。

趙敏恆自傳引發的跨國性糾紛

在談到趙敏恆為何於 1945 年 1 月辭去路透社的職位，南京大學陳玉申教授在〈趙敏恆搶發開羅會議新聞之考證〉中，引用了抗戰期間主持《大公報》桂林版的徐鑄成的說法：「羅斯福和邱吉爾對開羅會議消息洩露十分惱怒，羅斯福跳起腳來向邱吉爾提抗議，邱吉爾大光其火，責問路透社，路透社就把趙敏恆免職了」。(註 18) 陳玉申教授無法確認徐鑄成的說法是否準確，因而在其文指出「趙敏恆是否因為此事被路透社免職，仍有待查考」。(註 19)

路透社檔案有關趙敏恆的資料顯示，趙敏恆離職的真正原因並不是因為搶發開羅會議新聞所引起的糾紛，而是其自傳《採訪十五年》裏的一章〈重慶外國記者之家〉所引發的另一起跨國性糾紛，因此徐鑄成的說法是無法成立的。

路透社社長張士樂在 1944 年 9 月 6 日致趙敏恆的信中透露，他有意讓趙敏恆和另一位路透社記者 G. C. Bloom 在戰後以上海—南京為軸心，一同負責恢復並重新發展路透社在遠東的新聞業務。可悲的是，《採訪十五年》事件徹底毀掉了趙敏恆在路透社旗下發展的前途。(註 20)

「重慶外國記者之家」乃是國府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為了接待前來抗戰時期的中國

採訪的大批外國記者，而特別在戰時陪都重慶設立的招待所。(註 21) 趙敏恆在〈重慶外國記者之家〉一章中，揭露了招待所內外外國記者酗酒、賭博、裸體曬日光浴、報假帳、製造假新聞等各種醜態。慘中趙敏恆筆槍的外國記者包括美國《時代雜誌》記者白修德 (Theodore H. White)、前為《紐約時報》，後來成為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的佛爾曼 (Harrison Forman)、《曼徹斯特衛報》記者史坦 (Günther Stein)、《紐約時報》記者愛金生 (Brooks Atkinson)、合眾社記者馬丁 (Robert Martin)、美聯社記者幕沙 (Spencer Moosa) 等人。(註 22)

趙敏恆的自傳於 1943 年 11 月脫稿，1944 年 7 月出版。出版後正好碰上駐重慶外國記者團在中共延安和西北駐地進行考察訪問。中共喉舌重慶《新華日報》在 1944 年 9 月 25 日刊登了一篇書評，暗指自傳出版的時機有蹊蹺：

「你看，在英美報紙上寫中國問題文章的儘是這樣的人，英美人如何能『了解中國情形』？特別糟糕的是中外赴延記者團偏偏選派了這樣的記者！

特別使我發生會心之微笑的是這本書的脫稿和出版年月。據作者太太序中說，是他赴開羅會議之前脫稿的，三十二年十一月。但，一直到史坦、佛爾曼之流快要從西北回來的今天才出書，三十三年七月。『碰得巧』，書出得慢似乎也

有意想不到的好處。
誰說『中國上等人士』不懂得『利用』
新聞記者？」（註 23）

外國記者團成員從《新華日報》的書評得知趙敏恆自傳中對他們的描述，群情激憤，回到重慶後不只將趙敏恆從重慶外國記者聯誼會中除名，還集體向董顯光施壓，要求董顯光將趙敏恆和其妻謝蘭郁驅逐出招待所。（註 24）風波鬧得一發不可收拾，董顯光堅持中宣部不能干涉駐重慶國際媒體記者內部事務，和外國記者們進行了一番激烈的唇槍舌戰，並嚴辭拒絕了他們的要求。（註 25）

董顯光在其回憶錄中指出，時任中宣部新聞事業處處長的馬星野為趙敏恆的自傳所寫的序言，讓中宣部陷入了十分尷尬的處境。外國媒體報導暗指趙敏恆自傳〈重慶外國記者之家〉一章乃國府暗中特別授意而作，目的是為了損害外國記者的名譽，尤其是針對那些對國府批評甚厲，而且為中共方面所拉攏到延安及西北共區訪問的記者們。（註 26）此言論讓董顯光感到極度困擾，不過董顯光考慮到趙敏恆乃路透社的雇員，為了避免讓事件對國府及路透社的關係造成不利的影響（此時路透社與國府中央社的關係因前述原因正陷入低潮），而沒有對趙敏恆採取任何行動。（註 27）

趙敏恆的雇主路透社方面也陷入了難堪的窘境。美聯社、合眾社、《時代雜誌》、

《紐約時報》紛紛向路透社提出強烈抗議。《時代雜誌》社甚至向路透社發出威脅，要中止其訂購路透社新聞稿的合同。（註 28）英國《泰晤士報》與《曼徹斯特衛報》負責人正好是路透社董事會的成員，因此路透社董事會內部對趙敏恆頗感惱火。《時代雜誌》記者白修德更是一度揚言要訴諸法律行動控告趙敏恆毀謗（後來則決定要求其上司《時代雜誌》社社長魯斯向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提出抗議）。（註 29）面對「來自全世界的抗議潮」（張士樂以此語在 1944 年 12 月 8 日的信中向趙敏恆形容事態的極度嚴重性），路透社董事會為了挽救路透社在國際新聞界因整起風波而遭受重創的聲譽，於 1944 年 11 月 8 日一致決議免除趙敏恆的職位。（註 30）趙敏恆本身了解路透社董事會和張士樂的難處，為了不再給雇主造成困擾，而在 11 月 4 日致函張士樂主動提出辭呈，但函件並沒有寄到張士樂那裏。（註 31）張士樂力圖保住趙敏恆，然而迫於董事會的壓力，最終只能無奈向趙敏恆發出解雇通知。（註 32）趙敏恆被解職後，張士樂還是有繼續和趙敏恆保持來往。趙敏恆後來擔任上海《新聞報》總編輯時，張士樂安排路透社上海分社每月支付 20 英鎊給趙敏恆，作為提供路透社中國國內新聞訊息和預報的酬勞。（註 33）

趙敏恆雖然離開了路透社，仍活躍於新聞界中。1945 年中，他應著名報人成舍我的邀請，擔任重慶《世界日報》總編輯。抗

戰勝利後，趙敏恆回到闊別已久的上海，轉任《新聞報》總編輯，同時也延續他在抗戰時期就已投身的新聞教育方面的工作，兼任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授。（註 34）

中國大陸政權易幟後，趙敏恆繼續留在復旦任教。很可能是由於他過去和路透社之間的關係，趙敏恆多次被中共當局拘禁，被迫接受密集的「思想改造」。（註 35）1955 年 7 月，趙敏恆在當時中共肅反運動的背景下因被指有「帝國主義特務」嫌疑而遭逮捕，後被判刑 7 年，最終於 1961 年含冤病逝於江西勞改營。隨著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啓動，趙敏恆的案子終於在 1982 年獲得平反，趙敏恆也獲肯定為「愛國記者」。

結語

透過《路透社檔案》有關趙敏恆作為路透社與國民政府中介人的史料，可以看出國民政府與路透社之間的關係並不平坦。這背後的原因在於國民政府與路透社在如何協調路透社在華新聞傳播權以及國民政府的新聞通訊主權和新聞檢查權這個棘手問題上遭遇到很大的困難。雙方在戰爭時期的背景下極需維護各自的立場與權益，能夠達成妥協的空間十分有限，卻也不能因彼此之間的糾紛而輕易斷絕已經建立起來的合作關係。國民政府力圖收回路透社英文新聞發稿權及檢查更改路透社新聞稿所引發的爭議最後因而被擱置下來，形成難解的僵局，直

到 1949 年中國大陸政權易幟為止。國府與路透社之間這一切利益糾葛，對趙敏恆居中調解斡旋的角色帶來了不小的難處。由於篇幅限制，筆者在此僅能簡單介紹史料透露出來的訊息，盼日後能有機會另刊專文進行更詳細的分析。

關於趙敏恆個人的歷史，筆者在與史學界某位友人交談提到他的事跡時，友人驚嘆道這簡直可以拍成一部電影。嚴格來講，史學研究與影劇呈現之間還是有很大的距離的，不過趙敏恆的新聞記者生涯毫無疑問充滿了不少波瀾起伏的篇章。不管評價他是那個時代新聞界爭議人物也好，還是動蕩時代漩渦中的悲劇人物也好，趙敏恆都是史學界在研究中國新聞史及對日抗戰時期新聞宣傳方面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

【註釋】

** 在此感謝國史館館長呂芳上教授、主任秘書陳立文教授、助修廖文碩博士讓筆者有機會能在這學術交流園地裏分享研究心得與部分成果。筆者擔任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 2013 年度獎助學人受邀訪問期間，曾於 2013 年 8 月 6 日在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寰宇漢學講座」上（講題：「星火燎原：從 1944 年重慶國際記者事件探討國民政府與國際傳媒關係網」）發表過本文第三節內容。筆者在此感謝講座主持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張瑞德教授、德霖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陳英杰副教授，還有筆者在劍橋大學東亞研究系的學長馮先祥先生所提供寶貴的意見與建議，同時也感謝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所給予的獎助以及在學術資源方面所提供的協助。

1. 筆者目前正在撰寫的博士論文〈與巨人共舞：全

- 球新聞網中的中國與路透社 (1931-1957) (Dancing with a Giant: China and Reuters in the Global News Network, 1931-1957) 正是彌補此缺口的一次嘗試。本文的主題乃筆者博士論文其中一部分。
2. 陳玉申，〈趙敏恆：最了不起的華人記者〉，《青年記者》，2007年第18期，頁114。
 3. Hollington K. Tong, *Dateline China: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Press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 (New York: Rockport Press, 1950), pp. 196-197, 236-238.
 4. 澳洲國立大學中國近代新聞史學者魏舒歌博士的學位論文“*To Win the West: Chinese English-Language Propaganda (1928-1941)*”詳盡論述並分析了以董顯光為首的這批知識群體是如何協助國民政府建立英文新聞宣傳機制與網絡，力圖在中日衝突及對日抗戰時期爭取國際輿論對中國的同情、理解與支持。關於魏博士論文內容的簡介，可參見 Shuge Wei, “To Win the West: Chinese English-Language Propaganda (1928-1941)”,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Nos. 30/31, June/September 2012: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scholarship.php?searchterm=030_wei.inc&issue=030 (Last accessed on 17 October 2013).
- 關於這批知識群體在對外國媒體報導進行新聞檢查問題上的立場，可參見張詠，〈以「真相」的名義：留學知識分子對西方報導的批判及對新聞檢查的宣導〉，收錄於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85-324。
5. 關於「密蘇里幫」的成員以及其在東亞新聞圈的事業軌跡和影響力，可參見 Peter O'Connor, *The English-Language Press Networks of East Asia, 1918-1945* (Kent: Global Oriental, 2010), pp. 26, 114, 190, 346-347. 關於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在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中扮演的角色，可參見羅文輝，〈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對中華民國新聞教育及新聞事業的影響〉，《新聞學研究》，第141期，1989年4月，頁201-210。
- 趙敏恆從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畢業後，負笈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深造，取得碩士學位。
6. 關於曾虛白與董顯光 1928 年在天津《庸報》的工作關係，可參見曾虛白，《曾虛白自傳》（上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88年3月），頁70-76。關於趙敏恆與國府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往來的記錄，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曾虛白工作日記選（一）〉，《民國檔案》，2000年第2期，頁27。
 7. 見〈馬序〉，趙敏恆，《採訪十五年》（1944年7月初版）（臺北：龍文出版社，1994年12月印行），無頁碼。
 8. 沈劍虹，《半生憂患：沈劍虹回憶錄》（臺北：聯經出版社，1989年9月），頁89。
 9. 陳玉申，〈最了不起的華人記者——趙敏恆〉，《青年記者》，2007年第18期，頁114-116；李偉，〈新聞奇才趙敏恆〉，《人物》，2012年第3期，頁69-72；吳中杰，〈一代名記趙敏恆〉，收錄於「民間歷史」：<http://mj1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514>（2013/10/6點閱）。
 10. 陳玉申，〈趙敏恆搶發開羅會議新聞之考證〉，《當代傳播》，2011年第3期，頁35-37。
 11. 趙敏恆，《採訪十五年》，頁49-51。
 12. 趙敏恆，《採訪十五年》，頁50；趙敏恆，《倫敦去來》（上海：南京新民報，1946年1月），頁86-87。
 13. 趙敏恆，《倫敦去來》，頁86-87。關於路透社改組的詳情，也可見 Copy of Globereuter telegram on 28 October 1941 regard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Reuter Trust, *Monthly Reports fo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1941*, Reuters Archive, Box LN109 - 882301.
 14. Christopher Chancellor's letter to T. T. Hsiao, Director of Central News Agency of China (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 (17 February 1944), Campbell D (Pro)/Somerville Re: Thomas Chao, Staff/History, Reuters Archive, Box LN570 - 940533.
 15. Christopher Chancellor's letter to T. T. Hsiao (17 February 1944), Campbell D (Pro)/Somerville Re:

- Thomas Chao, Staff/History, Reuters Archive, Box LN570-940533; Monthly Report (6 June 1944), *Monthly Reports fo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January – June 1944*, Reuters Archive, Box LN110 – 882306.
16. Monthly Report (6 June 1944), *Monthly Reports fo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January – June 1944*, Reuters Archive, Box LN110 – 882306.
 17. Christopher Chancellor's letter to Thomas Chao (30 March 1944), Thomas Chao File, Staff Records, Reuters Archive, Box LNC8 – 8980376; Monthly Report (1 April 1944), *Monthly Reports fo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January – June 1944*, Reuters Archive, Box LN110 - 882306.
 18. 陳玉申，〈趙敏恆搶發開羅會議新聞之考證〉，《當代傳播》，2011年第3期，頁37。
 19. 陳玉申，〈趙敏恆搶發開羅會議新聞之考證〉，《當代傳播》，2011年第3期，頁37。
 20. Christopher Chancellor's letter to Thomas Chao (6 September 1944), Thomas Chao File, Staff Records, Reuters Archive, Box LNC8 – 8980376.
 21. Hollington K. Tong, *Dateline China*, pp.220-238.
 22. 趙敏恆，《採訪十五年》，頁89-96。
 23. 陶瑪士，〈讀《採訪十五年》〉，《新華日報》，1944年9月25日。
 24. Hollington K. Tong, *Dateline China*, pp. 237-238; Resolution of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 on 6 October 1944, copied to British Ambassador to China Sir Horace Seymour on 13 October 1944, copy filed in Thomas Chao File, Staff Records, Reuters Archive, Box LNC8 – 8980376.
 25. Hollington K. Tong, *Dateline China*, p. 238.
 26. 中共《解放日報》和新華社合編的《參考消息》在1944年10月1日引用了美國合衆社的報導：〈趙敏恆在國特指使下造謠誣蔑重慶外國記者〉，《參考消息》，第653號，1944年10月1日，收錄於蔣曉玉等編，《參考消息：1944年6月至1945年11月》（第一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398-399。
 27. Hollington K. Tong, *Dateline China*, p. 238.
 28. H. B. Carter's (Secretary to General Manager Christopher Chancellor) letter to Thomas Chao (13 October 1944), Thomas Chao File, Staff Records, Reuters Archive, Box LNC8 – 8980376.
 29. Letter from Geoffrey Wallinger, British Embassy in Chongqing, to J. C. Sterndale Bennet, British Foreign Office, FO 371/41578 [F4887/28/10],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30. Christopher Chancellor's letter to J.C. Sterndale Bennet, British Foreign Office (8 November 1944), Thomas Chao File, Staff Records, Reuters Archive, Box LNC8 – 8980376; Christopher Chancellor's letter to Thomas Chao (8 December 1944), Thomas Chao File, Staff Records, Reuters Archive, Box LNC8 – 8980376.
 31. 趙敏恆在1945年1月20日給張士樂的回函中提到在1944年11月4日提出的辭呈。見Thomas Chao's letter to Christopher Chancellor (20 January 1945), Thomas Chao File, Staff Records, Reuters Archive, Box LNC8 – 8980376。
 32. Christopher Chancellor's letter to Thomas Chao (8 December 1944), Thomas Chao File, Staff Records, Reuters Archive, Box LNC8 – 8980376.
 33. Christopher Chancellor's letter to C. Graham-Barrow, Manager of Reuters' Shanghai Office (5 December 1945), Thomas Chao File, Staff Records, Reuters Archive, Box LNC8 – 8980376.
 34. 趙敏恆在抗戰時期，就已經在遷移到後方的復旦大學新聞系授課，同時也獲得國府中宣部新聞事業處處長兼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主任馬星野邀請，在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授課。參見趙敏恆，《採訪十五年》，頁81-82。
 35. Letter from William O'Neil, Reuters' Shanghai Correspondent, to H. B. Carter, Secretary to General Manager (4 January 1951), Thomas Chao File, Staff Records, Reuters Archive, Box LNC8 – 8980376.